

幽灵银雷 六合剑

古龙 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幽灵银雷六合剑

中

古龙

东文出版社

1982年

十 一

眉稍子微扬，卫浪云毫不示弱的道：“乐意奉陪！”

于是，齐刚双目倏寒，沉猛的道：“这一阵，该谁出场？”

齐刚身后，左面的“天皇殿”殿士中，那满脸横肉，相貌粗陋的“反手绝刀”苟茭业已应声走出，他先朝齐刚躬身为礼，然后，朝着这边，用左手指了指犹在喘着粗气的皮四宝，声如雷鸣般道：“滚出来，皮四宝，老子要挑你这个活王八试试手！”

呆了呆，皮四宝不由顿时大怒，他怪叫道：“咦？咦？你他妈拉个巴子是想捡这现成便宜呀？你这狗操的野种，你当皮大爷就不能再收拾你么？”

苟茭狰狞的大笑：“皮四宝，你他妈不要大呼小叫，老子在行道的时候，你还赖在你师母胯下闻腥呢，给老子来这一套你是白饶，是你妈人生父母养的，就上来挨刀，你要含糊了，自己一头撞死也好！”

乱发蓬竖，斜眼变青，皮四宝暴跳如雷：“苟茭，放你妈的狗臭屁！你在大爷面前卖老？简直笑掉你家皮大爷的这两颗鲍牙！大爷含糊？含糊你那只根驴鸟！好得很，你既是活腻味了，大爷要不成全你便叫对不起你早已上道的列祖列宗，你候着，你爷这就来招你入土了！”

一侧——

卫浪云摇摇头，低叱：“四宝，你给我呆在那里！”

口不关风，唾沫横飞，皮四宝愤怒如狂的叫：“不，少主，我

今天非剥了那头瘟猪的皮不可，我要试试他那‘反手绝刀’到底能不能啃了我！”

猛然大吼，赫连雄火了道：“混帐，你给老子好好站在那里！”

皮四宝立即垂手低头，噤若寒蝉，但仍是满脸怒色，咬牙切齿，似是恨不能生啃了那苟茨！

这时，苟茨越加狂傲嚣张，他放肆又得意的道：“姓皮的，你想卖命还有人把着不让你卖呢，你这条狗命虽说贱，但也让人牵着鼻子走，你便甘愿死，却亦没得这个自主之权哪？”

冷冷的，卫浪云道：“苟茨，皮四宝方才力战而回，体能未复，你就想趁火打劫，乘人之危，你这张脸还像张人的脸么？”

突然面色大变，苟茨咆哮：“卫浪云，你要教训我还差了把火，怎么着？不大服气？你可以代他出来较量较量呀！”

“呸”了一声，卫浪云不屑问道：“就凭你？我的儿，你还是站到那里吼吧，要和我动手，姓苟的，你恐怕连个边也不够沾！”

勃然大怒，苟茨吼道：“甬空吹大气，卫浪云，你他妈有种就出来！”

人影一闪，马天行大步踏出，洪声道：“和卫少主比划，你是注定的要栽，老苟，你委屈点，就让我陪你玩一玩，走两趟吧！”

双目如火，红丝满布，苟茨叱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马天行哈哈一笑，道：“‘六指神通’马天行便是你爹。”

脸孔凶恶狠毒，苟茨厉声道：“你是皮四宝的副手？”

厚厚的嘴唇一翻，马天行道：“怎么？还怕侍候不了你？！”

额际青筋浮突，鼻孔箕张，苟茨咬牙道：“滚回去，姓马的，去换一个像个人样的角色来，你他妈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岂配与我苟某人动手！”

宽大的脸膛越发赤红鲜亮了，马天行用他那只生了六只指头的右手点着对方，愤怒的道：“别在这里装你娘的人熊，姓苟的，你以为你是什么？拆穿了半个鸟钱不值，若非你爹我闲着手痒，便凭你，还真不值我来一斗，可笑你尚自认已攀上了天了！”

他们两人在一争一吵，卫浪云却不禁有些忧虑了，他舐舐唇，低促的询问赫连雄：“大哥，马天行成么？”

沉着脸，赫连雄愠道：“谁知道？我正在琢磨着该派谁出去，这小子就自行顶了缸，简直鲁莽毛燥，混帐之极！”

卫浪云犹豫的道：“苟茨武功强悍，心黑手辣，是邪道上的一流人物，马天行的技艺虽然亦是够猛，但只怕脑筋不及人家转的快，大哥，我看还是叫马天行回来，另外再派个人上去替他！”

重重吐了口气，赫连雄咬牙道：“不成，兄弟，这一召他回来，岂非显示着马天行的低头软弱？如此措施，不但马天行尊严扫地，连我们也同样面上无光了！”

连连摇头，卫浪云道：“但大哥，这至少总比栽了跟头送了命来得好呀！”

缓慢却坚定的，赫连雄道：“为了争口气，为了维护威严，兄弟，便是栽了跟斗，送了命，亦只好如此了……”

怔了怔，卫浪云喃喃的道：“也罢……”

此刻，场子里。

苟茨已自背后抽出他那柄缠着红绸的锋利钢刀，他慢慢

退后三步，狠辣的咧嘴笑道：“不是我硬要宰你，是你自己送死，并非我楞要刷你，是你自家不识进退，姓马的，你认了吧！”

手中的“九环刀”微斜，“哗唧唧”的金钱震抖声响清脆的扬起，马天行面色如常，粗狂的道：“去你娘的那条腿，要干就干，还在那里咕哝些什么邪儿？你甭替你爹担心了，我说儿！”

目光冷酷生硬，苟茨注定马天行的眼睛，一字一字的道：“没话说了？”

马天行厚唇一嘟，“嗤”了声：“你还不动？”

苟茨毫无笑意的一笑：“你这么急着上道？”

马天行狂笑道：“走着瞧吧，姓苟的，你看看是谁急着上道？！”

“呸！”

恶声厉叱出自苟茨口中，有如凭空响起了个旱雷，而随着恶声叱喝，一抹寒光已掠向马天行咽喉！

蹲身、侧首、移步，三个动作化成了一个，马天行的“九环刀”也在一片“哗唧唧”暴响声中猛斩敌人双胫！

猝然凌空反弹，背朝马天行，苟茨的红绸钢刀蓦地换在左手，由下往上，飞快挑削！

斜掠，马天行大喝着，刀光如雪，猛斩狂砍，凶悍反捕，而苟茨却行动似电，弹跃穿闪，左手完全采取与众不同的路数出招，一下由左往右，一会由下挑上，且大多数的动作都是背朝敌人，以一种怪异莫测的反手方式挥刀，其攻势之凌厉迅捷，简直已入化境，只见刀如练，芒似电，蓝汪汪的寒刃宛似已幻为一波波、一溜溜的流光碧浪，那么汹涌澎湃，围向对方！

于是——

在十五招之后，马天行业已险象环生，心浮气喘，攻拒之间，可以看出迟滞缓慢多了！

“皇鼎堡”那边，自齐刚以下，每个人都流露出得意又振奋的神色，甚至连“铁血会”方面的人马也开始喝彩叫好起来，显然的，他们全似隐约看见他们的敌人——马天行不久之后那种溅血横尸的情状了！

当然，局面的恶劣，“蝎子”这边也是一样洞若观火的，有些沉不住气的“蝎子”儿郎已经暗暗鼓噪起来，大有不顾一切，冲上去混战一场的意思！

赫连雄回过头来，向他的手下们狠狠瞪了一眼，勉强镇压住他们的激怒；然后，他低促的向卫浪云道：“兄弟马天行挺不住了！”

卫浪云咬咬牙，道：“救他？”

略一考虑，赫连雄摇头道：“不行。”

卫浪云急道：“为什么不行？”

沉重的，赫连雄道：“怕要落个背信毁诺之名！”

于是，卫浪云默然了，他自是明白，武林中人，最重言诺，答应了什么，便拼着卖了老命也要实践诺言，否则，一旦失信，不仅会被天下同道看不起，就在江湖上也无立锥之地了——那种尊严的丧失、名声的沾污，是痛苦莫名的，甚至比千刀万剐犹更要来得令人不可忍受……”

斗场中，兵器的撞击声震得人耳膜发麻，火星四溅，刀光辉映得耀人的眼，苟莢突然单足柱地，连连飞旋，在飞旋中，刀挥如虹射电掠，逼得马天行步步后退，瞬息里，苟莢倏忽翻身，刀走偏锋，“呼”的一弹由他肋边反臂倒切，只见血光立喷，马

天行嘭一声，“九环刀”业已脱手坠地！”

当“九环刀”落地的“哗唧唧”震响犹未静止，苟茨又猛的转身，正面十九刀暴挥，马天行的四肢分脱，头颅抛空，甚至连他那粗大的身体也几乎被斩成了一块一块，浓稠的鲜血混合着花花绿绿的肚肠，就像打破了一个南瓜似的，流淌了一地，马天行的脑袋则飞甩在三丈之外，还在地下骨碌碌的滚动，但是，这时马天行，只怕任谁也认不出他是马天行来了！”

一刹间，赫连雄面如死灰，周身不可察觉的簌簌轻颤，他双目圆睁，握拳透掌，仅从紧闭的牙缝里吐出了两个字：“好狠！”

卫浪云也不由气涌如山，双目尽赤，他微微抖着声道：“这畜生——他简直把马天行凌迟了！”

此刻——

混身染血的苟茨倒提红绸钢刀，连正眼也不向地下分尸数处的马天行看一下，他狂厉的大吼：“看见了？‘蝎子’的乌龟孙们？你们可看见了这就是你们为虎作伥，当人爪牙的结果！我叫你们横，叫你们傲，如今你们还有什么好神气的？你们这群光会吹大气唬人的银样蜡枪头！”

在一阵死寂之后，突然，像疯狂了一样，皮四宝猛的推开了挽扶着他的两名手下，往前冲出，口中凄怖的尖号：“老马啊，你慢走，我这就把那狗操的野种来陪你上道——”

赫连雄大吼：“站住！”

可是，业已来不及了，皮四宝已经抢出了五步之外！

就在这一刹间，斜刺里，一条乌黑闪亮的皮鞭已“嗖”的锐响有如一条怪蛇般飞卷而出，比闪电还要快，一下子缠住了狂扑中的皮四宝足踝，这条粗若臂似的皮鞭立即暴扯，于是，皮

四宝便像断线风筝一样往回摔跌，“噗通”一声摔了个四脚朝天！

一个箭步，赫连雄当胸拎起皮四宝，拨头拨脸就是四记大耳光，愤怒已极的咆哮道：“你这不知轻重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我打死你！”

他那巨灵之掌第五次正待扬起，一侧，卫浪云已急忙伸手拦住，他冷静又急促的道：“大哥，你疯了？再打下去皮四宝能叫你捆晕，这是什么时候？岂能动真火？”

一把将业已晕头晕脑，鼻口流血的皮四宝推向两名手下，赫连雄恨得一个劲的跺着脚：“娘的皮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这还得了么？敌前抗令，我要这王八蛋回去好看，可恶的混帐！”

正在缓缓收回那条蟒皮鞭的古独航这时微微叹息，低声道：“皮四宝的事，回头再说吧，瓢把子，他受的刺激太深，马天行是他的副手，情同兄弟，也难怪他受不了。”

赫连雄愤然道：“马天行也是我一手带起来的伙伴，莫不成我就不伤心？死一个业已够惨的了，皮四宝这王八蛋，却想再凑上一个，他是要活活气死我！”

古独航冷凄凄的道：“别急，瓢把子，我们要他们‘眼前报’！”

咬牙切齿，赫连雄道：“给我狠宰！”

朝后一挥手，古独航派出四名手下去场中收了马天行的残骸，站在那边的苟荧仍在嘶哑的吼：“现在还有哪一个？他妈的，你们全是些呆鸟么？有种的就再出来呀，怎么？都吓破胆了？你们‘蝎子’就是像这般熊样混到今天的么？”

卫浪云皱皱眉，道：“这小子八成是个杀人狂，脑筋不正常。”

古独航平静的道：“我想出去会会他。”

摇摇头，赫连雄道：“且慢，独航，还有更重要的敌人须要你去应付——”

卫浪云也道：“总掌旗，你出去也是白出去，他们不会让这狂人再接第二场的，你一上阵，包管对方又会再换别人上来——”

轻轻的，“断耳”易少龙走了上来，他安祥的道：“这一阵，请准由本旗上。”

沉吟着，赫连雄道：“合适么？”

易少龙深沉的道：“生死由命，瓢把子，现在是为整个组织争声誉，维士气之际，个人存亡，已算不得什么了。”

一咬牙，赫连雄道：“你去！”

易少龙躬身道：“遵令！”

一边，卫浪云缓缓的道：“记住‘稳扎稳打’！”

笑笑，易少龙道：“多谢少主提示。”

说着，他大步踏出，目注那尚在扬威耀武的苟茨，洪亮的道：“朋友，我来请教！”

血迹斑斑，形色狰狞的苟茨狂笑道：“你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易少龙，今天只怕你也得跟着你那伙计到黄泉道上去叙旧了！”

易少龙不动声色的道：“怕仍得烦请你送上一程！”

满脸的横肉一扯，苟茨大吼：“老子是乐得相送！”

随随便便的一站，易少龙阴沉的道：“那么，你还等什么？”

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当儿，后面，齐刚已大声叫：“苟茨，你回来歇着！”

回应一声，苟莢狞笑道：“姓易的，你别失望，我们仍旧有人送你上道，虽说人选不同，但目的一样，反正，任哪一个送，你也终归要上道就是了。”

易少龙冷冷的道：“很遗憾没有经你之手。”

恶狠狠，苟莢道：“如果你命大，姓易的，咱们早晚能碰上！”

易少龙生硬的道：“这是我无比期盼之事！”

重重一哼，苟莢不再多说，他回转身，大步走向自己阵营中去。

带着一脸阴凄凄又歹毒毒的得意微笑，齐刚踏前两步，道：“易少龙，方才卫浪云业已说过，便宜不是这么好占的，皮四宝走了邪运，伤害了本堡的人，本堡却难以找他出气，因为本堡上下全是讲信义，重言诺的，同样，苟莢摆平了你们的人，你们也仍然不能乘他力疲之际加以攻袭；不错，你们是恨，但我们又何尝不恨？”

易少龙表情冷漠，他沉缓的道：“如今不是讲这话的时候。”

齐刚硬绷绷的道：“你这么急么？”

目光寒凛如冰，易少龙道：“我认为，在什么情形之下就该做什么事，齐大堡主，现下我们不需要解释与说明，只须要以血还血，以命还命！”

浓眉横竖，齐刚怒道：“你以为你能翻上天去？”

冷冷一撇嘴，易少龙道：“何妨一试？”

齐刚定定的注视着易少龙好一会，头也不回的叫道：“这位乃是‘蝎子’中六旗的首席旗主‘断耳’易少龙，弟兄们，哪一个上来与他会会？”

后面，站成一排的“皇鼎堡”“天皇殿”的队列里，“血魔子”夏彤越众而出，他那只特别扁阔的鼻子微微翕张，语声粗厉的道：“堡主，咱来了！”

险诡的笑了笑，齐刚领首道：“夏彤，须知易首席旗主并非等闲之辈呢！”

虬髯猬张，夏彤怪朵似的狂笑一声，道：“回堡主，咱这几下子堡主你也见过，嘛嘛，大约也不会像娘儿般不顶搓捏吧？”

齐刚道：“很好，你自家仔细点。”

夏彤倨傲的道：“没什么不得了，堡主，砍掉脑袋也不过就是碗口大的疤！”

缓缓退回，齐刚阴沉的笑道：“你最好琢磨怎么摘取对方的脑袋才是正经！”

侧身，夏彤右手轻轻按在他悬挂在胯边的一只圆形皮囊上，这只皮囊是用一种灰白色的软皮所制就，大小比诸一个寻常人的头颅还要大上一半，囊顶尚缀连着一卷白色丝索，而索尾便执在夏彤左手上，看不出他这具皮囊是做什么用的，可是，却显然亦乃是一件武器，可以断言的，这更是一件十分狠毒牟利的武器！

易少龙的家伙却没有这么神秘，他只在手上握着一柄锋利微弯的“青月刀”，刀身青芒如霜，澄莹闪泛似一泓秋水，安静的，他看着凶神煞般的敌人，山耸岳峙般动也不动。

又走上几步，夏彤吼道：“姓易的，你出手吧！”

易少龙平和的道：“强宾不压主，夏彤，还是你先请。”

怪叫一声，夏彤跋扈的道：“咱先动手是欺侮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咱只要一出了招，只怕你小子这一生就再也还不了手

了！”

冷冷的，易少龙道：“恐怕未必。”

扁鼻子越发扁了，夏彤虬髯倒竖，吼道：“你这邪龟孙可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？……”

“酒”字才自夏彤嘴里滚出了一半，青月刀的刀尖那么快疾无比来到了他的鼻尖，仅只闪了一闪！

鬼号着翻跃，夏彤柱不视，身不转，“呼”声响，他胯旁悬挂的皮囊已经笔直飞兜易少龙，这一刹间，皮囊的囊口“啾啦”张开，老天，那囊口四周竟然嵌镶着一圈半寸宽的，锋口朝内的利刃，只要套到人的头上，则必将人的脑袋套割下来无疑，原来，夏彤使的却是这么一种歹毒武器！

有如流云般绕开，易少龙刀走似流光飞虹，层层叠叠，一下子便是九十九刀从各自不同的方向却在同一时间攻上！

“血魔子”夏彤果然不同凡响，他旋走翻腾，在刀刃与刀刃的极小空间穿掠回舞；动作的迅速，简直匪夷所思，他那庞大的身躯却有着这么灵活的操纵，委实大大出人意料！

蓦地，夏彤的皮囊又凌空兜下，其准已极，稍差一线掠过易少龙的耳边，易少龙倒侧而出，青月刀翻戮成滚荡的青碧光浪，在他突兀的折转下，左手暴挥，他衣袖之内一条细窄得仿佛小指般的寒光业已倏射倏收！

是的，这是易少龙的绝活之一“青蛇针”，说是“针”，其实乃是一柄宽只二分，长有尺寸的淬毒短剑，以皮筋连于剑柄，贴于肘间，在挥手之下随时可以脱袖飞出，伤敌目回，这“青蛇针”只要划破一点表皮，则见血封喉，不出七步，是一种狠酷至极的暗器兼兵器！

夏彤在一个大仰身之下，才险险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击，他

狂挥着皮囊，一歇又歇的罩向易少龙，这声音嗓子怪吼道：“众人养的狗杂种，你竟敢用暗器暗算咱夏大爷啊，你看大爷要怎生整治你！”

易少龙身形疾若蛟龙，忽东忽西，一会东，一会西，青月刀神出鬼没，掌到如电，俄然一指之下，而又左斩右砍，变化莫测，刀锋呼呼作响，连漫天的大雁都招引来了！

而夏彤也毫不示弱，他自幼凶猛，出手如雷，像是一头疯牛，皮囊在“呼”“呼”的响声里旋荡飞兜，往四面八方投套扣戴，非但准头丝毫不差，其快捷的程度更是令人心悸，他的攻拒速度一快起来，简直就像有数十个皮囊在空中穿射飞舞一样了，威势好不凌厉！

这时，双方已经拼斗了近三十招！

因为方才马天行的惨死情状印象深刻，赫连雄不禁忧心忡忡，他一瞬不瞬的注视搏杀的进展，忍不住连连低叹：“真急煞人了……少龙的功夫非常老辣嘛，娘的，怎么今天一上阵却这么久还收拾不下对方来？”

卫浪云小声道：“别急，易兄栽不了的！”

搓着手，赫连雄咬牙道：“这小子今天似乎有些失常！”

摇摇头，卫浪云道：“不见得，大哥，你甭忘了他的对手也不是易与的人物，夏彤岂是能这么简单放倒的？在西北一带，他可是个人王哪！”

赫连雄担心的道：“如果这一阵又输了，娘的，我就亲自上了！”

卫浪云不同意的道：“你在开玩笑，大哥，你一上，齐刚十之八九也会出头，万一你伤在老齐手里，这眼前这出戏大伙就都甭唱了！”

顿了顿，他又低声道：“打蛇要打头，咱们要打敌人的头，可不能叫人家敲了我们的头，否则，‘蝎子’就惨啦！”

脸上泛出油晃晃的红光，赫连雄恨道：“娘的，这遭叫人家当头一拦，我就知道不是个好兆头，果然不错，这等于吃对方包围了，他们隋井早布，显然是我们自己这边走漏了风声，就不知是哪一个是手开的玉八蛋卧的底！”

卫浪云冷声道：“从他们的布阵人马来看，大约他们尚不知道我方这次乃是倾方而出的，他们极可能只探悉了‘蝎子’一般的行动而已，要不，老齐不会离巢轻出，这一点对我们是大大有利的，大哪，等着看‘忽回岛’与田二叔的人火烧‘皇鼎堡’的老窝吧，那时，再瞧他们是怎么个惊慌法！”

赫连雄愤然道：“你是说，是‘蝎子’内部泄了消息？”

卫浪云低声道：“一点不错。”

迟疑加上惊怒，赫连雄呐呐的道：“那……会是谁呢？”

卫浪云冷笑道：“会找出来的，现在不是研讨这件事的时候，大哥，等我们回去再探查吧，奸细跑不了！”

赫连雄痛恨的道：“老子只要找出这个，必定将他剥皮抽筋！”

一扬眉，卫浪云接道：“再挫骨扬灰！”

他们口中说着话，目光却是片刻也没离开过斗场，这时，拼战中的两人已突然展开了生死一发的豁命狠斗——显然，已经到了胜负将分的关头了！

夏彤狂啸着，左掌暴挥，在一波波的强劲罡力中，他右手的皮囊交互投射，越来越快，越来越急，易少龙则步步紧逼，闪挪游移，彼此间的动作俱是其快无比，逐渐险危，空气中，似已飘起隐隐的血腥味了。

倏而——

迎着搂头罩下的皮囊，易少龙平射而起，捷如脱弦之矢，“嚓”的一声，血光暴现，这位“蝎子”六旗之首的右边面颊连皮带肉整个被刮掉了一大片——包括他那只早已断了一半的右耳！

就在血肉横飞的一刹，易少龙的青月刀已猛然挥斩向对方皮囊，不分先后，他急速滚进的身体也仿佛圆球一般撞进了夏形的怀中，于是，一声令人毛发悚然的尖长嚎叫颤悠，拔尖入空，响澈四周，夏形双手紧捂胸口，踉踉跄跄往后倒退，在他往后倒退的瞬息，可以清楚看见易少龙袖中的“青蛇针”正自他多肉宽辟的胸膛之内缩回！

两只巨眼瞪得铜铃也似，夏形嘴巴大张着，扁大的鼻孔粗重的喘息，他那凶恶可怖的面孔上是一种无比惊恐愤怒的表情，他像是想说什么，但尽管张大了口，舌头却僵硬得转不过弯，连一个字的音韵也吐不出，喉咙里咕噜着一阵阵的疾响，这位“皇鼎堡”的强者猝然五官扭曲，脸色急速转灰，就那么沉重得似半截山一样扑倒于地！

十步之外，夏形的那具镶刃皮囊业已被斩成两半，有如一双软瓢似的躺在那里，在夏形尸身之旁，易少龙疲倦又冷漠的卓立着，他的右边面庞已经变成血肉模糊，腥赤一片了！

“蝎子”方面并没有人欢呼，但是，那种振奋与快意却是可以明显看出来的，此刻，两名“蝎子”大汉快步奔上，欲待挽扶易少龙，易少龙却挥挥手，步履坚定沉稳的自行走到赫连雄跟前！

赫连雄大大的赞誉：“干得好！”

苦笑一下，易少龙道：“幸不辱命，瓢把子！”

双颊的颊肉一颤，赫连雄低声问：“别的地方没有伤到吧？”

一指指右脸，易少龙道：“托瓢把子福，只此而已。”

点点头，赫连雄道：“马上去包扎！”

微微欠身，易少龙退了下去，卫浪云不由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易兄这一下损失不少！”

赫连雄诧异道：“怎么说？”

卫浪云低声道：“他本来号称‘断耳’，如今恐怕要变成‘无耳’了！”

有些啼笑皆非，赫连雄斥道：“什么场面了，你还有心情说笑？”

吁了口气，卫浪云道：“我是叙述心中所感而已，大哥。”

一侧，古独航开了口：“这一下，‘皇鼎堡’那边沉不住气了！”

卫浪云与赫连雄急忙移目望去，嗯，可不是，对方业已派人抬回了夏形的尸体，现在，齐刚正满面怒容，跺足挥臂的向他的手下人叫嚣着什么，由于隔得远，加以齐刚的语声又低又快，听不清晰他在说的什么，但是，有一点却可以确定，齐刚并非在安慰他的爪牙，十有八成是在向他的手下们发怒了……

唔，“皇鼎堡”那边可不真叫窝囊么？

抬头望着“孤围山”的方向，赫连雄有些焦急的道：“不晓得田二太爷与展岛主的人马到齐了不会？怎的还一点风声没有？我们在这里兜着头硬干，他们还不趁虚动手，时机一过，事情就麻烦了，唉，真是急死人了……”

悄悄一扯赫连雄衣角，卫浪云轻声道：“大哥，莫露形色！”